

华佗遗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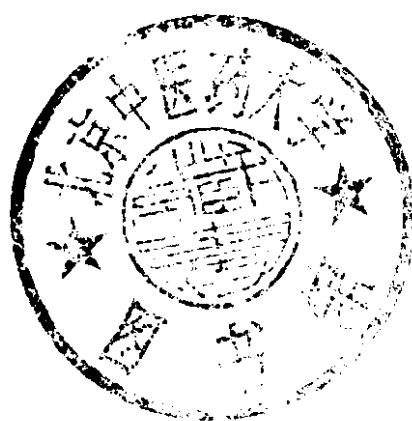
高文铸 主编



华佗遗书

高文铸 主编

3472/22



华夏出版社

2234148

(京)新登字 04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佗遗书/高文铸主编。—北京:华夏出版社,1994年5月

ISBN7—5080—0442—6

I. 华… II. 高… III. 中国医药学—中国—汉代 IV. R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14107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新华书店经销

机械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4.75 印张 570 千字 插页 4

199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9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38.00 元

主编 高文铸
编注 高文铸 王淑民 肖永芝 魏祥武
张海凌 孙中堂 曾令真 孔雁楠

叙 录

华佗(约公元 110~207),字元化,又名萐,东汉谯郡亳(今安徽亳县)人,是我国历史上颇负盛名的医家。他精通临床各科,而尤擅长外科、针灸及养生之术。其所发明麻沸散和创造五禽戏最为医界所称颂。在医生地位卑下的封建社会里,能被史书列传的医家为数极少,而《后汉书》、《三国志》均有华佗传记,备载其行事,详述其病案。可见他的影响在当时来说是深远和普遍的,恐怕要远远超出被人们尊为“医圣”的同代医家张仲景。所以六朝著名的医生陈延之直把华佗与神农、黄帝、扁鹊相提并论。陈氏在《小品方》自序中写道:“观历代相绍医圣,虽异轨殊迹,治化同源,疗病之理,其教亦然。是以神农使于草石,黄帝施于针灸,扁鹊彻见脏腑,华佗剖割肠胃,所为各异,而治病则同,是以为异轨同源者也。”正因如此,陈氏才在他撰写的《小品方》参考文献中,把“《华佗方》十卷”列为众书目之首。华佗的社会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唯华佗著作,以其《三国志·魏志·华佗传》云:“佗临死,出一卷书与狱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强,索火烧之。”于是古今学者都认为世无华佗亲撰之书。然而历代史志书目及古籍文献中记述华佗遗书甚丰,如《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华佗内事》五卷、《华佗观形察色并三部脉经》一卷、《华佗方》十卷、《华佗枕中灸刺经》一卷,《宋史·艺文志》著录有《华佗老子五禽六气

诀》一卷,《通志·艺文略》著录有《华氏中藏经》一卷,《崇文总目》著录有《华佗玄门脉诀内照图》一卷,《医藏书目》著录有《华氏佗外科方》一卷,《国史·经籍志》著录有华佗《济急仙方》一卷,《补后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华佗书》一卷、《青囊书》一卷、《急救仙方》六十卷。又《八十一难经》杨玄操注引有《华佗脉诀》,《抱朴子·内篇》引有《华佗服食论》,《本草纲目》引有《华佗脉经》、《华佗危病方》、《华佗救卒病方》等。这些著作,或华佗狱中焚书之遗,或其弟子禀受华佗遗意而辑,或后人缀集华佗佚方佚论而成,或华佗学派医家所撰,或纯属后人伪托华佗的著作,其书不同,情况各异。而各书之中,又往往真中有伪,伪中有真,何真何伪,实难辨白。况且这些著作,或早已亡佚,今无传者;或虽有传世,而流传不广,这不但给我们考证“华佗遗书”的真伪带来一定困难,也不利于华佗学术的研究。

今年季春,华夏出版社医药卫生编辑室主任张伟同志以“华佗遗书”选题约稿,他说:“华佗医名甚大,疗效神奇,而其书人们所知甚少,很不利于华佗医疗技术的发掘和继承,如果把有关华佗的著作搜集整理,辑为一编,恐有利于学者。”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便愉快地承担下来。同时也深知,搜集“华佗遗书”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其中最大的难题是选定“华佗遗书”的范围。通过调查有关书目,题名华佗的医书有数十种之多,究竟哪些著作称得上“华佗遗书”呢?经再三斟酌,并与有关学者协商,初步

拟定以下三条基本原则：第一，凡流传于世，在学术界对其真伪有争议的著作全部收入。尽管有些著作绝大多数学者（包括笔者本人）认为确属伪作，但也有学者认为其中有“华佗遗意”，为了提供人们考证研究方便，也予收录。第二，凡史志书目中著录或有关文献中记载的题名华佗所撰或题华佗弟子整理的著作，其遗文散见在晋唐以后的医书中，虽真伪杂揉，但尽量搜集，辑录成编，以利学者研究。第三，为了给学者全面研究华佗其人其术及学术流派提供便利，凡华佗传记的资料及华佗弟子的遗书也加以收录。总之，编写此书的主要目的是尽量把有关华佗的资料搜集在一起，为人们研究华佗学术及其流派和继承华佗医疗经验提供方便。

本书共分上编、下编、附编三部分。上编收录《华氏中藏经》、《华佗先生玄门脉诀内照图》、《华佗佚书辑存》三种，下编收录《华佗神医秘传》、《华佗授吴普太上老君养生诀》两种，共凡五种，是为“华佗遗书”的主体，也是研究华佗学术、考证华佗遗书真伪的重要资料。对于这些著作的真伪问题在学术界一直有着争论，兹简录如下，以供学者参考。

一、《华氏中藏经》 又名《中藏经》，首见于郑樵《通志·艺文略》，此后《秘书省续编到四库缺书目》、《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題》、《宋史·艺文志》并有著录，均记为一卷。由于此书不见六朝文献记载，亦不见于隋、唐书目著录，而始见于宋，故世人多认为此书乃伪托之作。又

邓处中序所述获得此书之经过,谓因托梦而得之于石函中,其言多属荒诞不经,加之书中有些名物出于晋乃至宋以后者,如引“葛玄真人百补构精丸”,葛玄为左慈弟子,慈与佗同时,若此书真出华佗手笔,当不会引“葛玄真人”;又如书中用药有白术、苍术之分,不合六朝术不分苍白之制;有“山药”之名,乃宋代避英宗名讳改薯蓣而为;有“太平钱”之名,乃宋太平年间以后之事等等,故伪书之说几成定论。但也有学者认为此书非伪,而真出自华佗手笔者。如周学海在《新刊中藏经》序中云:“三代以后,医学之盛,莫如汉,前有阳庆、淳于意,后有仲景、元化,盖四百余年而得四医圣焉。阳庆、淳于意无遗书,仲景方论到两晋已散失,叔和搜辑成编,绵绵延延,至于今日,若在若亡,独华氏书晚出而最完。顾或以晚出伪之。观其书,多详脉证,莫非《内经》之精义要旨,而又时时补其所未备,不但文章手笔非后人所能托,其论脉论证,至确至显,繁而不泛,简而不略,是熟于轩岐诸书,而洞见阴阳血气升降虚实之微者,非知之真,孰能言之凿凿如此。”周氏并且非常激忿地批评那些论伪者云:“夫古医经之传于世者,尚有几卷?而好生异义,以矜博洽者,必欲旁称曲引,反复以斥其伪,是将古籍渐灭,至无一存而后快也,吾不知其所用意矣。”也有一些学者持真伪杂揉之说,认为此书中内容有出自华佗者,有后人增补者,如曾朴在《补汉书艺文志并考》中云:“惟方技之书,每多真伪杂揉,去古未远,坠简斯在。其中如中卷《诸病治疗交错致于死候》、《论诊杂

病必死候》、《察声色形证决死》三篇，上卷《论肝脏虚实寒热生死逆顺脉证之法》以下十一篇，不但文义古奥，即论脉论证，皆洞见阴阳升降虚实之微，显与余卷不同，非后人所能伪托。疑三篇即《隋志》所载《观形察色经》；十一篇即《三部脉经》也。”曾氏之说近是，《中藏经》中有些内容既被王叔和《脉经》所引，其非后人伪造可知。业师马继兴先生经过对《中藏经》书中内容全面考察，也认为其中某些内容见于晋唐医书中，尤其叔和晋人，去佗未远，其所引录当属华佗佚文，故得出结论云：“此书虽非华佗原著，但却是后人根据华氏的部分佚文辑录整理而成的。”湖南中医药研究院《中藏经》整理研究课题组，经过三年的深入研究，对此书之真伪考证结论是：“其祖本可能为华佗所撰，至少可认为存有华佗遗作片断；其书经过后人整理、增附，且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今之传本所据者，大约成书于六朝之时，始传于世之际，即北宋末、南宋初，又再次有所增附，遂成是书。”

关于《中藏经》的真伪问题，历来说法颇多，除上述之外，也有人认为此乃出自佗之弟子吴普、樊阿、李当之之辈者，还有人认为此乃《隋志》吴普所集《华佗药方》之异名者，无论持真持伪，何种说法，此书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则是古今中外学术界所公认的。正如楼钥《攻媿文集》中《中藏经》跋文所云：“虽不敢以为真元化之书，若行于世，使医者得以习读之，所济多矣。”冯梦禎《快雪堂集》中跋《中藏经》亦曰：“此三卷二万余言，为秘论名

方,是活人寿世而希传者耶。”日人三宅玄甫也说:“宜与《难经》并行也,实《内经》之羽翼,《本草》之舟楫也。司命之家,其可一日缺乎?”我完全同意孙光荣研究员执笔的《中藏经校注后记》中的说法:“医籍传世与否,自当首重学术价值。若学伪术伪,则虽非伪托亦终不传,若学真术真,则虽伪托亦终不可不传。《中藏经》因伪托之名蒙尘千载而终传于世者,盖其学术思想渊源于《内》、《难》,而又以脉证形气诀生死,以脏腑辨证为中心独树一帜,实乃自《内》、《难》以降,理法方药具备之最完整之医经。”

《中藏经》原本一卷,经后世刊刻增补而不断衍变。今通行之本有两种,即三卷本和八卷本。三卷本始自南宋,据楼钥《中藏经》跋文称:其得一闽中刊本,见示古汴良医陆从老,陆从老家亦有一秘本,两相校之,各有善处,遂合璧为一,让从子手录之。蕲春太守王成闻后于治所刊行。此刊本今已不传,传世者只有元赵孟頫手抄本,孙星衍据此本重刊,收入《平津馆丛书》中,此后又有此书的复刻重印本多种。八卷本始见于明代,有吴勉学氏校刻《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本、明五车楼刻本等,清代又有多种刻本。三卷本和八卷本两相比较,医论部分完全相同,唯医方部分互有增删。三卷本有方60余道,八卷本则有方130余首,二者相同者仅有20余方。

本次对于《中藏经》一书的整理研究,主要是校勘注释。校注底本采用清嘉庆十三年戊辰阳湖孙星衍校刻《平津馆丛书》本。校本主要有:元赵孟頫手写本(简称赵本)、

明万历二十九年辛丑吴勉学校刻《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本(简称吴本)、日本宽保二年吉文字屋市兵卫刊本(简称宽保本)、清光绪十七年辛卯池阳周学海校刻《周氏医学丛书》本(简称周本)、清光绪六年庚辰上虞兰兰山房徐氏(舜山)刻本(简称徐本)、中国中医研究院藏八卷朱笔眉批引周锡瓚本(简称瓚本)。除采用各种版本对校及用有关眉批进行校勘外,并广泛采用了《中藏经》所引书目及后世引用《中藏经》的一些书目进行他校,如《素问》、《灵枢》、《难经》、《脉经》、《甲乙经》、《诸病源候论》、《太素》、《千金方》、《医心方》、《医学启源》等。

二、《华佗先生玄门脉诀内照图》 此书首见于宋代官修书目《崇文总目》,记为一卷。而后明清一些书目,如《文渊阁书目》、《医藏书目》、《棗竹堂书目》、《脉望馆书目》、《铁琴铜剑楼藏书目》,以及日本一些书目中并有记载,但所题名称各异,或曰《内照图》、或曰《内照经》、或曰《内照法》,前所冠词亦多简略,其中内容也有详略之异,或者存文佚图,唯作者署名均曰华佗。

华氏《内照图》是我们既知最早描绘人体内脏解剖的医学专著,由于历代史志很少著录,传世版本又保存极少,故向来不为世人所注意。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此书的最早刊本是北宋绍圣二年(1095)刊本,有今存绍圣二年三月日秘阁秘书省正字沈铎校刻《玄门脉诀内照图》跋文可证。据业师马继兴先生考证认为,此本是在隋唐之际产生的《玄门内照图》的基础上,将《王叔和脉诀》中“七

表八里三部脉”的内容掺入而改易者，其出现大约在唐末至五代时期。绍圣二年校刻之时，将书中脏腑图象根据《欧希范五脏图》进行了改绘，从而使部分脏腑图形已非原书之旧。元至元年间，长葛人氏禹益之得此书于包道洪家，又取杨介《存真图》之内容进行佐注，如书中所谓“以今脏象，咽在喉之后，合古书为是，于欧本则非”等语，疑即是禹氏所加。“今脏象”即指杨介《存真图》而言，“欧本”即指《欧希范五脏图》而言。此后不久，固陵人氏王达之，又在禹氏修订本的基础上节要加入晋阳郭之才氏的《妇人孕育》及《小儿秘方》，并附禹益之本人的《运气要诀》，仍请医学教授许信之、袁振之校定，并请儒学教授孙贞氏作序，刊刻于世。元刻本到了明代已不多见，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仲兰氏得到阁老彭文宪抄本，据以重刊。上述宋绍圣刻本、元至元刻本、明成化刻本三种均已不存，目前能见到的只有明嘉靖刻本及多种抄本，但却都是在上述刻本系统流传下来的。

考今本《内照图》，除宋刻有据《欧希范五脏图》和杨介《存真图》修补痕迹，元刻节要附录郭氏《妇人孕育》并《小儿秘方》以及禹益之《运气要诀》外，书中还提到后世一些其它人名、书名，如引有杨玄操、《类纂》等。尤其书中引有道家语言及道家著作，如引有《仙经》、《内丹要诀》、《灵宝秘法》等。可见此书业已历经传抄者增补修订，更怀疑冠以“玄门”二字乃出自道家之手。正因此书内容庞杂，结构缺欠严密，加之前后语言文字有时代悬隔之感，故亦

有人怀疑此为假托之作。日人丹波元胤明确指出：“《内照图》所说，理趣肤浅，其为假托，不待辨而显然矣。”但也有学者认为此书源渊有自，而非后人所造。清·陈鱣抄《玄门脉诀内照图》跋云：“按《魏志·佗传》：佗出一卷书与狱吏，吏不敢受，索火焚之。则佗之书久绝矣，何意越千年而忽出耶？《传》又称其弟子吴普、樊阿从佗学，普准佗治，多所全济。阿善针术。普年九十余，阿寿百余岁。则佗书虽不传，而弟子习业者，亦著书传后。《隋书·经籍志》载吴普撰《华佗方》十卷、《华佗内视》五卷、《观形察色并三部脉经》一卷、《枕中灸刺经》一卷，此《内照图》殆《内视》转写之异。”曾朴《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也说：“陶氏《说郛》及钱塘胡氏《百名家书》、《格致丛书》中载有《华佗内照图》、《内照经》各一卷，其中隋、唐、宋志皆不著录，惟王叔和《脉经》曾引之。叔和晋人，去佗未远，既经引据，其非后人伪造可知，愚疑《隋志》所载《内事》五卷即此。盖‘内照’与‘内视’意同，‘视’、‘事’又因音近而讹也。至卷数多寡不符，则亦不完之本耳。”“内事”、“内视”、“内照”三者为同一书名的异称，业师马继兴先生有更为详细的考证研究，他在《中医文献学》中说：“在既知的古籍中，《内视》这一书名最早见于南北朝梁人阮孝绪所撰的书目《七录》一书中。在《隋书·经籍志》卷三已记有该书存目，即：梁有《华佗内事》五卷。上记书目中的‘事’字本系六朝人习用的通假文，由此可知《华佗内事》的原始书名就是《华佗内视》。其次，《内视》在六朝以后有多种古传本，但它们的书

则多被改为《内照》或《内照图》等称。这些著作不仅同样记撰者华佗之名,而其内容也均系论述人体脏腑形图,与‘内视’的名实完全相符。此外,从‘视’与‘照’的训解来看,它们均具有观察、鉴察、考察之义,故二字可以互代。可知《内照》即《内视》演化而得名。这也证明《内视》、《内事》与《内照》三者是同书异名的另一重要佐证。至于《内视》的书名虽未记‘图’字,但从‘内视’二字涵义来看,原书除文字外,理应有图像。特别是据此书的后世传本即明代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在引此书目时所记:‘《华佗内照》’,图五脏六腑之形象。’而益加证实。”由此看来,《内照图》原始之本,即便不是出自华佗手笔,也是其受业弟子传人根据华氏佚文缀辑而成。既然梁《七录》中有著录,其最迟也在公元五世纪以前成书,时距佗死仅二百年左右,书中保留了华佗遗意还是可信的。

这次对《华佗先生玄门脉诀内照图》校注,广泛收集了国内现藏的所有版本,经比较研究,选定中国中医研究院藏清代南离子抄本为底本,此本有题名叶天士眉批,具体传抄年代不详。以明嘉靖刻本(简称明刻本)、清康熙戊申(1668)吴中汪氏抄本(简称汪抄本)、清嘉庆辛未(1811)海宁陈氏抄本(简称陈抄本)为校本。南离子抄本原无《妇人孕育》、《小儿秘方》、《运气要诀》诸元刻增入内容,今据陈抄本补入。后附各抄本序跋,以资学者研究利用。附方部分并用明刻本进行校勘。

三、《华佗佚书辑存》 隋唐史志书目著录题名华佗

所撰的医书几乎全部散佚,所以前贤有“华佗其道难传”之叹。今虽存有后世出现的《中藏经》、《内照图》诸书,但真伪问题仍是聚讼不决。检晋唐乃至后世有关文献,记有部分华佗医方医论佚文,虽不敢肯定都出自华佗之手,但这些佚文距华佗生存时代较近,或许与华佗学术有一定的渊源。若把这些佚文辑录成编,对于研究华佗医术、考证华佗医书真伪,都会有些帮助。此仅据笔者耳目所及,共辑录出“华佗遗书”佚文九种。由于时间短促,加之有些可供辑佚的资料散在外地,限于种种条件而不能遍访,所以佚文的遗漏则是在所难免,这里仅能辑出部分,有待将来补充。又所辑佚文,因很多未标所出何书,故这些佚文在书目归类方面亦或有不确,也有待将来调整完备。今所辑华氏佚书九种分别是:

(一)《华佗方》 《隋书·经籍志》云:“《华佗方》十卷,吴普撰。佗,后汉人。”此书最早见于陈延之《小品方》所引,并称“是《秘阁四部书目录》所载录者”。陈延之《小品方》大约成书于南北朝刘宋王朝,其所见《秘阁四部书目录》则很可能是《宋元嘉八年秘阁四部目录》,此书目成书于公元431年,距华佗去世只有二百多年,若《华佗方》是在华佗去世后其弟子吴普所集,则距《小品方》引录时距更短,而陈延之丝毫不怀疑此书的来源,可见确为吴普所集不诬。《华佗方》在六朝乃至隋唐时期流传很广,这从许多晋唐方书引有《华佗方》内容可以反映出来,诸如《肘后方》、《范汪方》、《小品方》、《深师方》、《删繁方》、《备急

方》、《张文仲方》、《崔氏方》、《千金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方》中都或多或少保存有《华佗方》佚文。相当于我国北宋初期日本国丹波康赖所撰的《医心方》(公元 984 年)也引录此书许多内容,可见当时《华佗方》在日本也曾传播。在北宋嘉祐年间,宋校正医书局勘正医书,亦曾利用此书作为校勘资料,估计北宋时期此书尚存。到了明代,李时珍修《本草纲目》引用历代书目中也记有《华佗方》十卷之目,同时其药物附方下引有《华佗方》佚文,是属直接引用还是间接引用,今已不能详察。但考李氏所引《华佗方》佚文,不见于今存世的晋唐方书之中,故不能排除李时珍直接引录的可能性。

(二)《华佗录帙》 此书不见史志书目所载,卷数多寡亦无考。首见葛洪《抱朴子·内篇·杂应》,其云:“余见戴霸、华他(佗)所集《金匱》、《绿囊》,崔中书《黄素方》及百家杂方,五百余卷。”同时又见葛氏《肘后备急方》自序:“余既穷览坟索,以著述余暇,兼宗术数,省仲景、元化、刘、戴《秘要》、《金匱》、《绿秩》、《黄素方》,近将千卷。”按上述“绿囊”、“绿秩”均指《华佗录帙》而言。“绿”乃“录”之借字,“囊”与“帙”义通,“秩”、“秩”形误,“秩”、“帙”异写。此书佚文只见《外台》卷十三《五痔方四首》引《删繁方》中,未知与《华佗方》是何关系?

(三)《华佗危病方》 此书不见历代史志书目所记,仅从《本草纲目》中辑出数条。据范行准氏《两汉三国南北朝隋唐医方简录》所述,此书在《暴证知要》一书中也有引

录,有待辑补。

(四)《华佗救卒病方》 此书亦不见历代史志书目所记,今从《本草纲目》、《怪疾奇方》中辑出数条。范行准氏在《两汉三国南北朝隋唐医方简录》“华佗救卒病方”条下云:“《本草汇言》又有《华佗救急方》,疑与《危病方》并从《华佗方》中析出者。”

(五)《华佗观形察色并三部脉经》 此书首载《隋书·经籍志》,凡一卷。考王叔和《脉经》卷五有《扁鹊华佗察声色要诀》一篇,疑是此书前半部的佚文,今据以辑录。王叔和魏晋间人,传为张仲景弟子,其年齿稍晚于华佗,此书既然被王叔和所引,其出于华佗似属可信。至于此书之后半部“三部脉经”则未见有直接引录者。《脉经》卷五《扁鹊诊诸反逆死脉要诀》文末云:“华佗仿此。”由此可推知“华佗三部脉经”中当有与“扁鹊诊诸反逆死脉要诀”相仿之内容。另外,据学者考证,华佗学术属扁鹊学派,故《脉经》中有关扁鹊脉法内容,或许亦与华佗“三部脉经”有一定关系,待考。

(六)《华佗脉诀》 此书分别见于《难经·二难》杨玄操注和《医心方》卷三第一批注所引,各凡一条,二者佚文内容大体相似,知所出当为同一种著作。另外,《太素》卷三《阴阳大论》杨上善注也引一条,首冠“华佗云”,与《难经》杨注、《医心方》所引内容不同。疑此三书所引均出自《隋志》所记《三部脉经》中,“脉经”、“脉诀”,往往致误耳。今别辑一处,待考。